



## 家长的思考， 就是孩子的教育

张建云

几个朋友见面，第一话题往往是孩子，说补课、说教育、说成绩……话题里充满期盼、焦虑、担忧和无奈。好比一场已经到来的洪水，众人皆沉浮于中，无人幸免，便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聊以自慰，即便五十步笑百步也是一种精神寄托。每个人都是在淡淡慌张中度日，就算在工作和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谈起孩子便会掠过一丝不安。

蔡元培先生在一百多年前提出“完全人格”的概念。他认为完全人格的形成，首先需要的是体育。而后，他又进一步把“完全人格”定义为“健全人格”。他认为有四个“育”才能让人形成健全人格：体育、智育、德育、美育。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蔡元培先生把体育放在了第一位，认为是最重要的。但家长们在一起为何不聊孩子锻炼身体的事呢？

道理很简单：家长教育孩子也像“四象限”时间管理法一样，分为重要的、紧急的、重要且紧急的和日常的四类。家长往往把孩子的成绩看得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出路和成就，所以每当谈起孩子，教育、成绩便列于首位了。

假若我们永远将智育看做是最重要的，而忽视体育、德育、美育，就会出现麻烦，如缺乏责任心、缺乏健康的体魄、自律能力差，等等。如何解决呢？把功夫下在日常积累上。积累什么呢？人格、性格和体格。生活中，家长不应忽视对孩子人格、性格和体格的教育，家长的思考模式，就是孩子的教育方向。家长是孩子的心，家长的起心动念就是教育，家长的生活习惯就是教育，家长的言谈举止就是教育。教育没有那么复杂，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你就去做成什么样。前提是你的所作所为是正向的、纯净的、积极的、经得起考验的。

社会的文明来自于家庭，家庭的文明来自于家风，家风的文明来自于家长。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身之本在心，在于我们如何去思考，安静地思考，长远地思考，有格局地思考。家长的思考，就是孩子的教育。



主角的日本电影《牛奶女工》，讲述了一个普通送奶工的故事。她每天清晨送牛奶，白天在超市当收银员，晚上则卧床读书。她的客厅，三面墙都是满满的书籍，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电影另有一个雅致的名字《何时是读书天》。另有一部也曾改编成电影的法国小说《刺猬的优雅》，女主人公人到中年，看门人的职业，那间小小的门房、暴躁的脾气，其实只是她的伪装，是保护内心“优雅”的刺。以电视肥皂剧作为背景音，她阅读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门房后隐藏着一个人藏书丰富的内室，那才是她真正的家，是孤独的她真正的藏身之所。

这两位女性，并没有莱斯丽那样优雅迷人的外表，但阅读带给她们真正的充实和平静，从而避免了莱斯丽的悲剧命运：飞蛾扑火般投入不伦之恋，并最终因情人的背叛而连开数枪打死情人。

迷恋阅读、相信阅读可以建构人的精神世界的我，对莱斯丽的命运作出了这样的解读。这种解读未必符合小说的原意，也未必公允：阅读有高下之分吗？另外，把《庄子》当成解药是否太简单化和理想化？道家思想确实能提供超脱视角，但莱斯丽作为女性，那种窒息感可能来自多重压迫。作家借小说中律师乔伊斯先生的视角这样描述莱斯丽陷入不可控的激情时的“变形”——虽然她很快又恢复了镇静：“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激动得喘着粗气。她的脸已不再是人的脸，残忍、愤怒和痛苦使它变了形。你绝对想不到，这样一位娴静、文雅的女人，竟会怀着那样恶毒的淫欲之火。乔伊斯先生向后倒退了一步。看见她这副样子，他彻底吓坏了。那不是一张人脸，而是一张疯狂、狰狞的面具。”

此处，吓坏了乔伊斯先生的，并不是莱斯丽在法律或道德上的越界，因为作为莱斯丽的律师，正是他巧妙地帮助她摆脱了谋杀的罪名。吓坏了他的，是她不再娴静文雅，温柔娇弱——是一个需要男性保护，也带给男性慰藉的可掌控的传统女性。哪怕只是一时的“变形”，也会构成对安定稳固的男性世界的挑战甚至威胁。

如果虚构人物莱斯丽获得了生命，自己来讲述这个故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量时间阅读的是什么书？有没有可能是浪漫的爱情小说——使堂吉珂德、包法利夫人耽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的那类小说？她在绣制枕套花边时，是否也在用纷飞的思绪为自己编织浪漫绚丽的人生图景？她沉静如水的外表下，燃烧着不为人知的热情；那个旁人眼里安适的家和可靠的丈夫，在她的浪漫遐想里，也不过是一座“监狱”罢了。她早就学会了以阅读与编织——两者都是某种无中生有的“造梦”——来应对甚至反抗这座“牢狱”。有意思的是，她的丈夫外表笨重甚至有些粗俗，内心却善良真诚，也颇近于福楼拜笔下那位忠厚却乏味的包法利先生。

如果能参观莱斯丽的书架就好了，可惜作家没有在叙述中哪怕只是捎带一笔，满足我这类读者的强烈好奇心。我大胆想象，如果莱斯丽的书架上摆放着柏拉图的著作或来自古老东方的《老子》《庄子》，大概就不会陷入这样的情热。

我想起由田中裕子扮演

### ●小说中的衣食住行

## 莱斯丽之囚

周毓之

如果只是一段婚外的激情，小说难免陷入套路甚至狗血式的剧情。毛姆的小说吸引我的是，这位女子即使在遭遇人生巨大变故之后，依然能保持她的镇静自若。她因情变而入狱，等待法庭的审判，在此期间，她花大量时间阅读，尽一切可能锻炼身体，把绣制枕套的花边作为消磨漫长闲暇时光的娱乐。此前她在自己宽敞舒适、有凉台和花园的家中，想必也是这样安排每天生活的。

我所好奇的是，她花大

毛姆的小说《信》，塑造了一个娇弱美丽的女性形象：“三十刚刚出头，体质娇弱，身材不高不矮，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优雅更合适。她的手腕和脚踝异常纤细，她极其瘦弱，透过她手上白皙的皮肤，骨头都隐约可见，而且蓝色的血管非常突出，历历在目。她面色苍白，略显菜色，连嘴唇都没什么血色。”她从刻意修饰打扮自己，只是仔细地梳理头发，保持整洁得体的仪表；性情则文静可爱，毫不装腔作势，还略有些羞涩矜持。

这位沉静优雅的女子名叫莱斯丽，是位富有的橡胶种植园主的太太。丈夫忙于工作，她需要自己打发大把的寂寞时光。她遇见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接下来的故事，读者不难想象。

如果只是一段婚外的激情，小说难免陷入套路甚至狗血式的剧情。毛姆的小说吸引我的是，这位女子即使在遭遇人生巨大变故之后，依然能保持她的镇静自若。她因情变而入狱，等待法庭的审判，在此期间，她花大量时间阅读，尽一切可能锻炼身体，把绣制枕套的花边作为消磨漫长闲暇时光的娱乐。此前她在自己宽敞舒适、有凉台和花园的家中，想必也是这样安排每天生活的。

我所好奇的是，她花大

极度清醒，极度深刻，常常反思，又因反思而痛苦。看得清楚想得明白，又充满无力感，这就是悲观。

悲观是思想上独行太远所致，是另一种曲高和寡，极易孤独。悲观的人常会置身于一种情形：拔剑四顾，自己独木难成林，而将面对的种种糟糕却呈排山倒海之势包围过来，令人窒息。

悲观的人也可能遇事更积极更努力，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绝不会与“一蹴而就”有丝毫牵扯，更不会因想着“一夜暴富”而误入歧途。

悲观，绝不等于消极。

畏惧眼前，心中又无明晰的美好召唤。即使芝麻大的一点难，也会想象成一

## 悲观与消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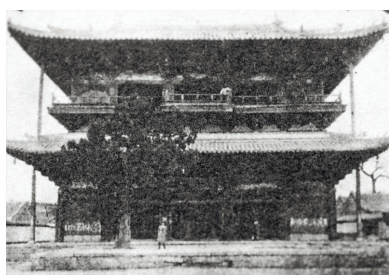
张亚凌

座无法承受的山，裹步不前，这是消极。

消极是对自我的过于否定，是畏难情绪滋生出的一种惰性。消极的人常处于一种状态：眼前明明鲜花盛开，香气馥郁，心里却是一片破败，毫无生气。

消极的人可能更容易沉溺于幻想，消极本质上是思想的虚弱，难以支撑起对未来的热望。如同人的身体，病菌会趁虚而入一样，消极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本就不坚定的思想更容易被带偏，成为前进路上的阻力。

悲观的人会因深刻走向坚定，置身于苦难也能开成鲜花；消极的人会因为畏惧而走向脆弱，自暴自弃才是常态。



历史长镜头  
独乐寺  
长弓



位于蓟县(现蓟州区)武定街。始建于隋唐，现存建筑为辽统和二年(984)重建。独乐寺的主要建筑观音阁，通高23米，是国内最古老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观音阁内有一座高16米的观音造像，穿过中间三层空井，直达屋顶，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泥塑造像之一。观音阁在20世纪90年代曾落架大修，使这座千年古寺重放异彩。

独乐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的《杜牧之诗集》，我第一次读到杜牧这一句诗，却是在知堂的文章中。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杜牧之句》，原来他也是在《困学纪闻》中看到这一句诗的，书中记“忍过事堪喜，杜牧之《遣兴》诗也”。知堂又说自己为什么爱这一句诗：“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赏识它的境界。”

知堂是赏识其境界，是站在这个境界的旁边作欣赏，我则是在自家身上体会到这个“忍过事堪喜”。人生种种，经过得失，经过荣辱，我每每体会到这个“忍”，亦体会到这个“喜”。

## 多少人，只记住了花

江小鱼

在初冬的公园晨跑，经过芍药、牡丹种植区，一眼望去，尽是无精打彩的枝干与叶片，已无芍药也无牡丹，一时竟无法分辨出哪一片曾是牡丹，哪一片曾是芍药。

遂问旁边的朋友：“花朵全部凋零后，你还能快速地辨认出是什么植物吗？”朋友很抱歉地说：“好像不大能，只爱看花开的样子，很少关注那些枝枝叶叶。”

失去花朵的植物，就无法被快速地辨认出来，多像我们的人生。

你、我、他，乃至更多的人，凭什么要被别人深深地记住？不开花就没有芬芳，也无法给予别人美好，都不及头顶一朵赏心悦目的流云。

那么人的花又是什么？温暖的性情，极强的能力，深刻的思想，高尚的品德……只要能传递出美好的，就是一个人开出的花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开出自己的花。

## 忍过事堪喜

孙香我

一日在小区里排队，一个男的五十几岁的样子，排在我后面贴得比较紧，我往前让一让，他跟着又贴上来，我就回头小声说，“今天人多，大家可以排松一点。”他大概觉得被嫌了，马上就骂了起来，前后骂了有几十声。我很是吃惊，完全没有料到。我没有回骂，只在他刚骂了几声时说了一

## ●网络新词语 全自动授课机

吴明静

“授课机”本指教学设备，现被网友调侃为某些家庭长辈的“说教模式”——他们将家庭视为“课堂”，自居“教师”，无论餐桌闲聊、新闻讨论，还是晚辈的日常举动，都能触发其“全自动授课”功能，随时开启关于工作、人情世故的“人生课程”。

“全自动授课机”这一称呼既调侃了长辈的过度说教，也折射出代际隔阂。长辈的指导源于关爱，但冗长的说教易引发晚辈抵触，且过往经验未必适配当下社会。真正的关爱或许在于：适时放手，尊重晚辈的独立选择，让他们走出自己的路。